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12辑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十二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70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册

ISBN 7-5004-0167-1/I·19 定价: 3.15元

目 录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十二辑

自我的局限与人类的无限

——评《米德尔马契》中的作者议论与

小说的意义……………张艳华 (1)

论《威廉·退尔》主题和威廉·退尔性格的

两重性……………高中甫 (42)

荷尔德林和他的小说《许培里昂》……………毋剑虹 (59)

一个毕生在探索的作家

——赫尔曼·黑塞创作道路评述……………张佩芬 (89)

屠格涅夫与我们……………陈 桑 (132)

左琴科创作浅析……………薛君智 (177)

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创作……………石南征 (216)

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民族解放斗争……………张振辉 (267)

瓦普察洛夫诗歌创作中的历史乐观主义……………陈九璞 (297)

《阿维斯塔》中的灵光神话与君权神授……………元文琪 (322)

四行诗的源流、结构与海亚姆风格

——兼论与唐代绝句有无事实联系……………王家瑛 (339)

率先走向世界的东方文学家泰戈尔和纪伯伦……………伊 宏 (358)

埃及现代文学中的山鲁佐德和山鲁亚尔……………李 琛 (391)

通向成熟之路——论野间宏……………夏 刚 (406)

论西巫拉帕在泰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栾文华 (448)

赵明熙简论……………周有光 (476)

Studies in Foreign Literature (No. 12)

Contents 1

<i>Zhang Yan-hua</i> : Humanity Unlimited and the Limited Self	(1)
<i>Gao Zhong-fu</i> : On the Theme of WILHELM TELL and the Dualistic Character of Wilhelm Tell.....	(42)
<i>Wu Jian-hong</i> : Holderlin and his HYPERION	(56)
<i>Zhang Pei-fen</i> : H. Hesse, Ceaselessly Exploring	(89)
<i>Chen Shen</i> : Turgenev and Us	(132)
<i>Xue Jun-zhi</i> : Zoshchenko, a Study	(177)
<i>Shi Nan-zheng</i> : On Aitmatove's Novels	(216)
<i>Zhang Zhen-hui</i> : Poland—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National Struggle for Emancipation.....	(267)
<i>Chen Jiu-ying</i> : Historical Optimism in the Poetry of Vaptsalov	(297)
<i>Yuan Wen-qi</i> : Khvareno Mythology in AVESTA and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322)
<i>Wang Jia-ying</i> : Origin and Structure of Rubai and Problems of Style in the Works of Khayyam.....	(339)
<i>Yi Hong</i> : Tagore and Jibrān: The Earliest Oriental Writers to Attain World Fame	(358)
<i>Li Chen</i> : Shahazad and Shahryar in Modern Egyptian Literature.....	(391)
<i>Xia Gang</i> : Noma Hiroshi — Road to Maturity	(406)
<i>Luan Wen-hua</i> : Sriburabha's Place in Modern Thai Literature	(448)
<i>Zhou You-guang</i> : Notes on Tsao Ming-hi.....	(476)

自我的局限与人类的无限

——评《米德尔马契》中的
作者议论与小说的意义

张 艳 华

乔治·爱略特可说是最受现代读者和评论家重视的维多利亚小说家，就目前来说，尤其如此。而《米德尔马契》在她的全部小说中又最受青睐。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曾说过，《米德尔马契》“是少有的几部写给成年人看的英国小说之一”。^①还有人声称“直到有了《米德尔马契》，英国小说才开始能与法国小说、俄国小说相提并论”。^②而且更多的现代读者从小说中看到了现代人自身的影子，看到了对现代生活和现代理论的预见。

然而，爱略特的创作又是对现代评论家的挑战：一方面是引起现代读者强烈共鸣的小说内容和主题，另一方面是传统的，质朴的讲故事的方法。于是评论者便自然地对爱略特的小说分而置之，评论内容便只提内容，评论形式便只提形式。但是，纵观了许多评论之后，总不免觉得缺憾，如此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如何通过小说的形式来体现的呢？如此美好完整的小说结构又是如何负载或者说如何转化为小说内容的呢？

① 《乔治·爱略特：批评的传统》，D·卡罗尔编，伦敦，第43页。

② 《小说家论小说》，玛利安·阿洛特编，第34页。

本文在此无意也无力全面地从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上分析爱略特的小说创作，只是选择了《米德尔马契》叙事艺术中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爱略特叙事方法中最易引起非议的特点——作者议论，看其形式上的功能如何体现为小说内容和主题上的意义。那么，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排除对作者议论这种形式先入为主的偏见。读者必须意识到，任何叙事方法，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它们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它们的价值在其与作者自身的倾向性以及小说要表达的特定内容发生关系时才显现出来。

与许多传统小说不同，爱略特的作者议论并不提供任何标准的是非答案和道德评判，它更多地是提供给读者一个较稳定可靠的参照系，以作者的全知全觉衬托出小说人物的局限。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与作者的智慧同化，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小说人物和小说世界，并经过感受和思考的内化，做出自己的审美判断。因此，爱略特的作者议论严格地说具有的是“句法”的功能，或者说结构上的意义。当然，形式和内容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米德尔马契》中的作者议论决不简单地等于作者的是非表白和道德评判。作者的真实态度和评价渗透在各个细节之中，在小说的整体共鸣中显现出来。

与作者的“全知全觉”相比，小说人物的局限多半也是在知和觉上，或者说在认识能力上。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的认知对象不外是人的自身和自身以外的客观世界。

对人自身的认识，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洞悉，也就是要在枝枝蔓蔓的心理现象中发现隐秘的动机和潜在的意识活动。通常小说人物在这方面局限表现在两个方向上。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盲目。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扭曲了人的自我意识，而且人的意识活动又不可能深入到自我内心深处

的下意识区域。即使内心世界极为敏感的人物，比如卡苏朋，也只是在内心矛盾的冲突中被动地反应，他的敏感从未上升为自觉的、理性的自我审视。何况，这些人物“受自身语言以及表达思想的方式所限”，不可能准确地、有趣味地表述自己的内心活动。其次，小说人物的局限还表现在对他人内心世界的盲目。每个人物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至多也只能从自我经验出发去测度他人的内心，因而不可能客观地描述他人的内心活动。此时，作者，尤其是全知视角的叙事者，就必须寻求有效的方法去取代小说人物，揭示他们深隐的心理世界。据《叙事的实质》一书中说“福楼拜和乔治·爱略特分别代表了两种主要的方法……。爱略特主要运用作者分析的方法，福楼拜则利用象征性的相关实物”。①这里所谓的“作者分析”即我们所说的作者议论。

另外，除了对自身的认识以外，人还必须认识自身以外的客观世界。然而，单个人对于庞大的、脱离主观意志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再者，我们所指的对自身以外的世界的认识，并不只是指对具体的、个别事物的认识，而是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性的认识，一种对人类命运高度的哲学概括。在《米德尔马契》中，除了成熟后的多萝西娅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物获得如此宽阔的视野，达到如此智慧的境界。即使是多萝西娅，她的概括手段也是有限的。她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与其说是理性的概括，不如说是直觉的领悟，诗一般的把握。因而，作者还需自然地取代小说人物，进行抽象概括，即传达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在现代小说家那里，象征是经常采用的概括手段，而对于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的爱略特，作者议论就是最好的概括方法。

因此，在《米德尔马契》中，作者议论既是作为心理分析的手段，也是作为抽象概括的手段。而且，这种形式上的功能与小

① 《叙事的实质》，R·斯戈尔、R·科洛哥著，伦敦，1966年，第198页。

说所表现的主题和内容有着某种密切的同构关系。

《米德尔马契》中的那种深重的幻灭感和悲剧感正是通过作者对主观世界的关注和探索，通过主观意志和客观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传达出来的。我们知道，同样一件事从不同的视点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传统小说的视点更多地是依赖于某种公共的价值观念，而社会、公众的眼光与个人的眼光有相当大的距离。在《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以心理分析的手段揭示出单个人物自己才能感觉到的内心世界，缩短了读者与人物的心理距离。在这里，作者强调了个人视点的价值，让读者从人物独特的角度去看社会和人生。按巴巴拉·斯摩莉的说法，“只是在二十世纪小说中这种转变才开始普遍到来”。^①那么爱略特也就被自然地看作现代小说家的先驱。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或者说从人的主观意志的角度去观照社会和人生，世界无疑是荒谬、混乱、不可理喻的，人生是一场个人意志无法左右的悲剧。这种主题在现代小说中常可以见到。

然而，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又不同于许多现代小说。作品中始终存在着的正面的道德理想与那种令人压抑的幻灭感和悲剧感形成了一种平衡。这种道德理想大都来源于作者通过议论进行的抽象概括。个人的视界毕竟是局限的，作者让我们进入它，又让我们超越它。爱略特的作者议论往往具有博大的社会历史的眼光，把我们从具体的事件中引发出来，把眼光投向人类的无限进步。

巴巴拉·哈代最早系统地研究了乔治·爱略特的小说形式，并注意到了作者议论的特点和意义。她认为在爱略特的小说中，“作者议论或打断情节发展，或充实人物形象，或提前暗示，或相互呼应，或不动声色，或抽象概括。如果我们对作者直接议论这

^① 《乔治·爱略特和福楼拜：现代小说的先驱》，巴巴拉·斯摩莉著，第36页。

种叙事模式不存偏见，就会在作者议论自身的变化中，以及它所引起的小说结构的变化中发现意义。只要我们注意到作者议论的形式，就会发现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多种多样的”。^①的确，作者议论在《米德尔马契》的叙事结构中表现出多种形式上的功用，对它的分析也可以是多角度的，从心理分析和抽象概括的角度去考察只是其中之一。总之，作者议论的叙事学意义上的价值正在于它负载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引出的是小说内容或主题上的结论。作者议论这种传统的叙事方法正是在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表现了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审美功用和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传统的方法也能传达出与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时代精神。

二

《米德尔马契》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其卓越的、以作者议论为主要手段的心理分析。作为全知叙事人的爱略特既可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观照纷纷繁繁的外部客观世界，也可以探入人物心底，观察隐秘的内心活动，揭示出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的交错、对比、碰撞演出了大大小小的人生闹剧和悲剧，构成了全书多层次的思想内涵。

《米德尔马契》主要人物的经历和命运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意志和自我中心。多萝西娅继承了祖先的清教激情。她渴望在人生真理的追求中超越米德尔马契狭小的天地，超越社会历史和文化习俗给妇女提供的平庸无为的生活模式。幻想自己能象三百多年前西班牙宗教改革家圣女德雷茨那样为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生命，享受一种轰轰烈烈的“史诗般的人生”。小说中的男主人

① 《乔治·爱略特的小说》，巴巴拉·哈代著，伦敦，1959年，第13页。

公利德盖特医生来到米德尔马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科学理想。他心目中的偶像是三百年前的医学家维萨留斯，利德盖特渴望象他那样在科学和人类进步中留下自己的人生轨迹。罗伊克的教区长卡苏朋先生倾注一生心血撰写《神话研究》，试图找到一把能够解开所有神话奥秘的钥匙。他在这项工作中投入了整个心身，视其为自身存在价值的证明。布尔斯特罗德利用手中的钱财兴办各种事业，总想以自己的宗教教条干预米德尔马契的公共生活，取得支配他人的权力，以求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真诚和清白。后来成为利德盖特夫人的罗莎蒙德也有自己的追求。她竭力按照上流社会仕女模式塑造自己，巴望有朝一日找到一位出身名门的好丈夫，并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份，挤进她朝思暮想的上流社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渴望，都有不同于他人，不为他人所知，甚至不为自己所知的欲望”^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一步步走向自己的目标也就一步步走向幻灭，甚至毁灭。因为他们的追求无论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还是撒旦式的，都是在追求自我意志的实现，而对客观存在的无情的现实世界表现出极大的盲目。

女主人公多萝西娅生活在相对禁锢的乡镇，但却追求不凡的人生。一切为米德尔马契居民视为正常、天经地义的事情都不能引起多萝西娅的兴趣，而那些偏离常理的、不合习俗的，哪怕是缺陷和怪僻，却能敲击她那颗寂寞的心，激发她本身就很活跃的想象力，促使她按照自己的想象尽情地发挥，无限制地引申，创造出一个幻象来。“多萝西娅尽管非常渴望认识生活的真理，但她对婚姻的看法还相当幼稚。她觉得她一定会接受智慧的霍克，如果她出生在他那个年代，能够使他免于婚姻上的倒霉失误的话，她也会嫁给双目失明后的弥尔顿；或者其他什么伟人，忍受

^① 《从简·奥斯汀到康拉德》，R.C.拉斯本、M.斯坦曼Jr.编，第209页。

他们的怪僻恰好是對自己虔誠的考驗”。^①在多蘿西婭看來，“真正令人神往的婚姻應該是這樣的：你的丈夫帶有某種父親的形象，只要你願意，他可以教你希伯萊文”。^②

多蘿西婭的這些特點，她關於婚姻問題的古怪浪漫的想法，使正常的婚姻對象在她眼里失去了光彩。她根本沒有注意到年輕英俊的詹姆士·徹泰姆爵士對她的追求，反而認為徹泰姆的目標是自己的妹妹西利亞。因此，她常常“從西利亞的角度考慮問題，心里盤算着徹泰姆對西利亞是否合適”，這時，我們很自然聯想到簡·奧斯汀筆下的愛瑪，她對別人的感情一無所知，却要自以為是地安排一切。如果在这里多蘿西婭的主觀與客觀錯位還只產生了喜劇般的諷刺效果，那麼，當她見到羅伊克教區長卡蘇朋先生以後，她的這種傾向就具有了影響她一生的意義。

在米德爾馬契鎮，卡蘇朋以學識淵博而聞名。多年來他一直在編寫一部有關宗教歷史的巨著《神話研究》，並時常發表一些論述宗教問題的小冊子。卡蘇朋的身份足以令多蘿西婭這樣一位充滿宗教熱情，渴望知識的女性浮想聯翩。當多蘿西婭第一次看見卡蘇朋時，他陰郁的氣質、內向的性格以及清瘦的身材，甚至不健康的膚色立即吸引了她。此時此刻，卡蘇朋的形象便一下子與多蘿西婭心目中的不平凡的、帶有怪僻的偉人形象重合了。

“多蘿西婭認為，他舉止尊嚴，鐵灰色頭髮的式樣，深陷的眼窩使他看起來酷似肖像上的洛克；他有和學者形象相稱的方臉和蒼白的皮膚；和詹姆士·徹泰姆爵士代表的那種心智單純、精力旺盛、蓄着紅胡子的英國人沒有一點相似的地方”^③。於是卡蘇朋的形象通過多蘿西婭“思維型的頭腦”按照自己的主觀邏輯推理和想象就帶上了一圈理想的神聖之光。“他簡直是活着的波舒

①② 《米德爾馬契》，喬治·愛略特著，企鵝叢書，1983年版，第1章。

③ 同上，第2章。

哀，他的著作是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虔诚的宗教信念的结合。他是当代的奥古斯丁，他身上集合了学者和圣人的双重荣耀”。^①那么和卡苏朋结合的生活也因之变得伟大而神圣了。“我们的生命不再微不足道，每天的生活都有崇高的意义。我就如同嫁给了帕斯卡尔，可以用伟人的眼光去发现真理”。^②

然而，多萝西娅对卡苏朋的崇拜、对新生活的憧憬并未唤起读者的共鸣，因为在天平的另一边始终有一个与之抗衡的视点，也就是说，作者议论在揭示多萝西娅内心活动的同时，又引进了多萝西娅的妹妹西莉亚的视点。读者从作者的叙述中知道：西莉亚虽不象多萝西娅那样具有灵性，但她有更多自然的天性和普通人的常识，“能够及时看出假象掩盖着的空虚”。而且和多萝西娅相比，西莉亚的视点掺杂过多的主观浪漫的感情色彩，因而有更多的客观参照价值。

读者从西莉亚的角度看到的卡苏朋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一个木讷寡言，丑陋的脸上长着“两个带毛的白痣”的老头。他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活情趣。所以西莉娅断言和卡苏朋这样“有伟大灵魂的人结合不会幸福。”而卡德瓦拉德太太和詹姆士爵士对卡苏朋的评价就更为苛刻了。前者说卡苏朋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灵魂”，他只是“一个干瘪口袋，里面装着几粒哗哗作响的干豆”。后者则说“他比木乃伊强不了多少”。

在不同的视点的对比下，卡苏朋的形象萎缩了。如果当初多萝西娅的追求还多少给人以崇高的感觉，那么当她把这种还相当抽象的对伟大人格的向往、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具体投射到肉体 and 灵魂都非常虚弱、渺小的卡苏朋身上，她的行为就有些滑稽可笑了，而她向自己目标迈出的第一步就成了唐·吉珂德大战风车式的闹剧。

①② 《米德尔马契》第3章。

尽管如此，读者对多萝西娅的命运却不能无动于衷。作者的朋友看完小说的第一部后，在写给作者的信里说：“我非常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象她真的活着一样，我想阻止她。她象个孩子在阳光明媚的早晨蹦蹦跳跳地误入了流沙区。我感到一种恐怖，好象一切都是真的，就发生在眼前”。①这固然是巴巴拉·布迪双对爱略特真实、生动的艺术创作的赞叹，然而也正如巴巴拉所感觉的那样，最能触动读者的是多萝西娅的“天真”。她处于盲目的兴奋和欢乐中，一切都似乎按照她的意愿发展：和卡苏朋订婚，举行婚礼，古城罗马的蜜月旅行。而且，“更系统的学习就要开始了——卡苏朋会教给她一切”。她还将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一旦进入“这些男性知识的天地”她就可以洞悉世界和人生的一切，找到至上的真理。她只顾燃烧自己的热情，对卡苏朋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一无所知，对即将到来的失望和幻灭毫无准备。她不知道她走进的生活正是她要逃避的。因为多萝西娅需要的是充满热情的创造性生活，是炽热的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她需要卡苏朋把她当作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学生，而不只是软弱、无知、依附于男人的女人。但这些都不是卡苏朋求婚的初衷，他只需要一位视他若神明的天真、服从的太太。因而他不可能满足多萝西娅的需要，而且他本身也不具有这种能力。可悲的是，当多萝西娅认为已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了生活，认为自己已跳出了命运为她安排的庸碌平凡、无所作为的一生，而为自己感到庆幸时，她实际上恰恰踏进了她所厌恶的、令人窒息的生活，而且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蹦蹦跳跳”地跨入的。

可见，作者议论对多萝西娅内心活动所作的描述、分析和暗示既是对她充满浪漫情调的自我中心的讽刺，同时又为读者对她的同情奠定了基础。然而，对多萝西娅的同情势必影响读者对卡

① 《乔治·爱略特传》，文顿·S·黑特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446页。

苏朋的判断。何况，直到卡苏朋结婚，读者对他的认识还只是外部间接的，对他的理解仍局限于多萝西娅理想化的夸张，以及西莉亚等人过于表面的评价。因此从第十章以后，作者开始注重卡苏朋本人的视角。她常常用一段颇有意味的直接评论把读者的视线从多萝西娅身上转移到卡苏朋身上，并把叙事的焦点引入卡苏朋的内心。“——为什么总提多萝西娅？难道对于这次婚姻只有她的视点才是唯一重要的吗？我反对把我们全部兴趣和理解统统给予那些即使遇到挫折也仍然显得容光焕发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青春同样会消失，将来他们也会尝到我们使他们忽视的年老的绝望的悲哀。尽管卡苏朋不住眨巴的眼睛和白痣令西莉亚反感，他那缺乏肌肉的四肢使詹姆士爵士感到难以忍受，但卡苏朋的内心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也有精神上的强烈需求”。①

因而，要理解卡苏朋以及他和多萝西娅的婚姻，卡苏朋本人的视角不可忽视。无论旁人对卡苏朋的评价多么有道理，也都是以一定的角度和一定的局限为基础的，而卡苏朋作为一个人，他的行为选择必定有自己的内在依据，有不同于他人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或原因在其他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甚至滑稽可笑，但对于卡苏朋来说却关系到整整一个世界。因为在一定的刺激量下，一个人真正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自身的条件：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他的感受域。因此，当我们“以更大的兴趣去发现他自己的意识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和能力”时，卡苏朋其人其事就有了不同的含义。例如他与多萝西娅的婚姻，从多萝西娅的角度看是理想的憧憬与幻灭；在米德尔马契居民的眼里，卡苏朋是既得利益者。如果读者只根据以上两方面的信息来源推论，这个婚姻就会被看成是多萝西娅的悲剧。但从卡苏朋的角度，透

① 《米德尔马契》，第29章。

过他内心向外看，我们就会发现，他在几十年的独身生活之后，接近暮年时选择了年轻的多萝西娅为妻，是他为改变命运、摆脱孤独、实现理想所做的抗争。然而他非但没能达到目的，反而由于这一选择加速了幻灭，增加了痛苦和孤独，以至于他那“不堪重负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从这个角度看，丑陋、平庸的卡苏朋的命运就染上了几缕悲剧色彩，带上了几分庄严。

可见，表现卡苏朋的内心至关重要。但是卡苏朋的生活充满了压抑和幻觉，他甚至在内心也不敢正视自己，况且他又不善言辞，因而不可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剖析给读者，直接唤起同情和共鸣。此时，作者议论就成为揭示他心理活动，为他争取同情和理解的最有效的手段。从中读者可以窥探一个孤独痛苦的灵魂，体验一个学者的困顿与悲哀。

卡苏朋也有自己的宏伟抱负。面对人类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精神现象和逐渐支离破碎的宗教传统，卡苏朋企图找到某种最本源的东西，以此为基础，看似复杂、毫无头绪的宗教神话世界就会重新成为有序的整体，而他的生命也会由于这一伟大的发现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永久的印迹。因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宗教历史，记了大批笔记，做了无数的推理和论证，准备写出他划时代的巨著《神话研究》，试图以理性征服历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头脑象古代的幽灵，徘徊在世上，试图在思想中重建那个遥远的社会，尽管它已成为废墟，已发生了令人困惑的变化”。^①但是当他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或徘徊于历史的遗迹中时，他反倒迷失了自己。就象多萝西娅后来发现的那样：“可怜的卡苏朋先生自己也迷失在众多的阁子和拐弯抹角的楼梯中了。当他焦躁不安地研究有关卡比里神的各种疑点时，或试图证明其他神话学家的比喻说明不确切时，他轻易地失去了自己最初的目

^① 《米德尔马契》，第2章。

标。只要面前点着蜡烛，他就忘记了还缺少窗户，在激烈地批驳别人关于太阳诸神的观点时，他对阳光本身变得无动于衷了”。^①卡苏朋虽然算得上博学，可以背出许多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还可以随时引证别人的论证和解释，但他却失去了对生活自然的、活生生的感受能力。在对细小的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考证中，他越钻越深，越走越窄，才发现自己步入了一个庞大的迷宫。几十年辛辛苦苦的研究，目标越来越模糊，理想越来越不可即。而岁月如同渐渐逼近的阴影，不断地吞噬他的精力与自信。不久，这阴影将会吞没他身边最后一片阳光，把他淹没在永久的黑暗中。这意味着他将无望完成他的《神话研究》，也就是说他多年没有温情、没有欢乐、枯燥乏味的苦行僧似的奋斗将一无所获，他的一生将毫无价值。卡苏朋感到孤独和害怕。原来是他内在需要和自觉追求的理想、他的《神话研究》，现在已异化为来自外部的社会压力。他越是极力掩盖自己的失败和自卑，摆出不可侵犯的学者形象，内心就越发觉得自己渺小和虚无。作为一名学者，卡苏朋勤奋一生却一无所获；作为一个人，他雄心勃勃，但却注定一辈子湮没无闻，一事无成。其中的悲苦自是不言而喻。

因此，他需要转移痛苦，摆脱孤独。他一生刻苦追求需要得到补偿。“岁月飞快地从他身边溜走，他的世界越来越暗淡，他觉得孤独，因此，他急于赶在时光把一切带走之前享受家庭生活的欢乐”。^②理性追求的困惑使他更需要感情生活的平衡。多萝西娅对这位羸弱多疑的老学究来说，无疑是新的希望。他满以为多萝西娅温柔顺从的性格会给他带来家庭生活的幸福。因此从卡苏朋的角度看，他和多萝西娅的婚姻是自然的，完全在情理之中。

① 《米德尔马契》，第20章。

② 同上，第29章。